

生命最后的陪伴者教我的道理

薛舒

我有一部中篇小说《万事如意》，发表后被转载，杂志编辑的导读颇合我意：老年病房里的人生百态。一边是等待死神的病人，一边是努力生活的护工们。生和死，都难如人意，“万事如意”更像是对人世间的嘲讽。生活在“死亡”气息弥漫的氛围里，人们是否还有追求幸福的能力？

小说讲述的是一群在老年病房里工作的护工，她们的生活，她们的追求，她们的喜怒哀乐。这部分经验的来源，是多年来我常常在老年病房里无奈逗留的所见所闻。

我的父亲在老年病房里住了五年多，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他从逐渐丧失记忆，到慢慢失去功能，最后，他躺在病床上，除了发出一些意义不明的声音，不再具备一切常人的思维和行为。父亲的生存维持，全靠依靠护工，吃喝拉撒，洗漱更衣。这五年，为父亲做护理的护工至少更换了七轮，而我，跟随着父亲，见识了一些护工的生活面貌。

我们总是惧怕死亡，甚而惧怕与死亡哪怕只是搭上边的职业，比如殡葬行业、临终医院，乃至医护工作。在病房里，老年病房的护工，是与死亡打交道最密集的职业，对于那些老病人而言，护工是他们生命最后一程的陪伴者。我喜欢与护工聊天，每次去看望父亲，总愿意挤在护工扎堆的操作室里听她们八卦。遗憾的是，她们大多不是上海人，她们口音浓重的语言常常让我难以理解。但我还是喜欢看她们热火朝天地干活的样子，听她们拔着嗓门说话的声音，她们让我感觉，死亡是一件不值得放在眼里的事情。她们日日夜夜与将死的老病人生活在一起，倘若没有足够乐观和宽大的内心，又如何能承受老年病房里最常见的永别？

可是有一天，我父亲的第六轮护工小马哭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护工哭。她哭的原因，不是为了某个病人“升天”了，而是，她接到安徽老家打来的电话，说她患癌症的哥哥去世了。然而她哭，也并不是因为哥哥去世，而是，她要赶回老家参加哥哥的葬礼，这需要立即动身，可她不知道是否还能赶上当天的长途汽车，并且，也不知道该如何快速把自己的病人托付给别的护工。从接到老家打来电话的那一刻起，局面超出了她的把控能力，于是她哭了。

接下去，整个老年病房的护工和家属都行动起来，有人替她上网查询长途汽车的班次，有人拿着她的手机替她网上购票，护工们自觉分配她的病人，她急着装行李，却不知道要装什么，最后把两个塞满泡菜的密封盒装进了拉杆包。她拖着行李一路碎步跑出老年病房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哭哭啼啼的样子，我想，她还沉浸在无能为力的伤感中。可是，即便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她依然记得要把她的泡菜盒带回家。

是，护工们用泡菜扣泡菜、腌萝卜，用微波炉蒸南瓜、煮玉米，在食堂提供的统一餐食之外给自己加餐。她们还利用睡前的一丁点儿时间织毛线袜，刷手机淘宝，买花花绿绿的打底衫，她们很少买外套，因为她们必须穿制服，好看的外套没有用武之地。她们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和条件下力求扩大生活的自由度，那是属于她们可以把控的幸福。

三天后，小马回来了，她送走了因病去世的哥哥，回到老年病房，继续她热火朝天的护工生活。我没有从她的脸上看到一丝悲伤的余痕，她还是那个爱大声说话，整天嘻嘻哈哈的女人。大概，于她而言，面对死亡是常态，而赶上那场为死者举行的仪式，才是更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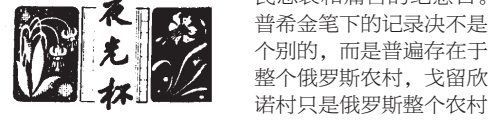
近日，想起了1830年普希金因俄罗斯霍乱流行被滞留在波尔金诺的故事。1830年5月普希金和“莫斯科第一美人”娜塔丽娅·冈察罗娃订了婚，普希金的父亲为了他的婚事，决定把下诺夫哥罗德省的一处领地波尔金诺村分给普希金。为了办理财产过户手续，普希金于5月6日来到此处领地，原打算办好事就回莫斯科，不料伏尔加河上游一带发生了瘟疫，邻近的村子已被卫兵封锁，到处设立检疫站，普希金回不去了，只好滞留在波尔金诺村。

想起波尔金诺之秋

冯春

普希金在波尔金诺村被封锁了整个秋天，历时三个月，但他没有闲着，他觉得秋天是最适宜于写作的季节，他常常骑马到周围的树林去，到民间收集民间的创作，他看到农奴制乡村一片凄凉景象：的账目，听农奴告村长的状，那些状纸都是“用油污的纸写的”。他看到农民的生活极度贫困，住着没有烟囱的房子，屋内又脏又黑。他还要和首席贵族与省里各种官吏打交道，在他面前出现的都是些欺压农民的贪官污吏。普希金感触太深了，于是他拿起笔写了一篇小说《戈留欣诺村的历史》。

在这篇小说里，地主代理人搞了许多苛捐杂税，把农村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孩子们到处去讨饭，教堂的节日成了农民悲哀和痛苦的纪念日。普希金笔下的记录决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于整个俄罗斯农村，戈留欣诺村只是俄罗斯整个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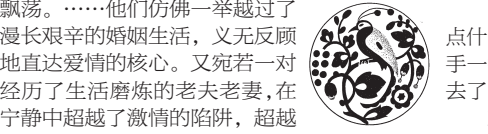
奇异的，但是她用十足的自发性来讲述。当我最终找到我要用的那种调子后，我坐了下来，一坐写了十八个月。”用“祖母的”方式讲故事，这对习惯于追求“现代性”的中国作家来说，并不容易。

两个月前买了中国科大研发的讯飞翻译机，第三代。有了它可以在街头和老外聊天，哪怕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爪哇人都能对付。更重要的用途是看书，阅读某个小语种的翻译作品，把精彩的段落用汉语念一遍，马上就能听到那个国家的语音朗读，这感觉和只看汉语大不一样，万里之外的语调陌生又亲切。读《霍乱时期的爱情》，正好用上西班牙语翻译，其中念了少女时代的费尔米纳与阿里萨分手那段：

霍乱黄旗下的情人

梁永安

“情人节”当日一大早开始重读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一字不漏，也没法漏。这本小说从头到尾都发着热，人物活得火火熊熊。结尾处，老年的阿里萨与费尔米纳上了船，“第二天蒙蒙亮时就起锚了。没有货物，也没有旅客，主桅杆上一面标志着霍乱的黄旗欢快地飘荡。……他们仿佛一举越过了漫长艰辛的婚姻生活，义无反顾地直达爱情的核心。又宛若一对经历了生活磨炼的老夫老妻，在宁静中超越了激情的陷阱，超越了幻想的无情嘲弄和醒悟的海市蜃楼，超越了爱情。因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足够长时间，他们足以发现无论何时何地，爱情始终都是爱情，只不过距离死亡越近，爱就越浓郁。”这一节的色调如熟透的芒果，发出金灿灿的坠地声。与现代爱情小说的浪漫抒情不同，马尔克斯把这一切都归于“自然性”，他告诉采访者：他的小说“基于我祖母过去讲故事的方式。她讲的那种东西听起来是超自然的，是



一次大型直播后，一位听众给我留言说，因为孩子当天误吞了一枚硬币，自己差点和家里所有人都闹翻，听完直播，试着用我教的“觉察—接纳—负责—照顾”情绪管理四步法梳理了自己后，发现果然平静了许多，阻止了“心理病毒”在家中的蔓延。

每一次直播课上，我都会分享一个重要观点：“疫情是一面放大镜，让我们看清楚疫情未来前的自己本来的样子。我们怎么度过疫情，就会怎么度过一生。从这个角度来说，趁着在家‘闷死病毒’的时候唤醒自己，学会跟自己相处，我们未来的不确定人生就开始了有了确定的部分——我们自己。”

来自云端的心理陪伴

林紫

一个大学生说，父母不听自己的劝告，天天和亲戚聚在一起打麻将，自己万般无奈只好自己隔离，单独做饭给自己吃。他一方面生着父母的气，一方面又怕自己这样的做法“不孝顺”。我和他一起梳理理智与情感的关系，最终他接纳了自己的理性需要，并为自己的情感需要想到了“迂回战术”——让奶奶出面来阻止父母的非理性行为。

的缩影，普希金结论是“官逼民反”，从而对农民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普希金这种观点在后来写成的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和《杜勃罗夫斯基》中表现得更加鲜明和完整。

普希金根据他在俄罗斯各地的经历和观察体验，在波尔金诺村还写下一组短篇小说，后来，假托别尔金的名字发表，这就是《别尔金小说集》。这组小说包含六个短篇小说，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驿站站长》。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破天荒写下了一个小人物，在小人物身上寄托着满腔同情，从此以后，小人物的主题成为俄罗斯作家们笔下不可或缺的一门功课，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的笔下都有大量的小人物出现，这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大特征和成就，这些都得归功于普希金带的头，是他开辟了这一主题。

普希金在波尔金诺的秋天，三个月里一共写下了《驿站站长》等八个短篇小说

说《吝啬的骑士》等四个小悲剧，《我来了，伊涅西娅》等三十九首抒情诗，一篇长篇叙事诗《科隆纳一家》，还有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花了八年时间创作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也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他写下了《奥涅金》的第八章（定稿中的《奥涅金的旅行》）和第九章（定稿中的第八章），一共包含七十首十四行诗。普希金在瘟疫流行时的波尔金诺滞留期间真的是取得了创作的大丰收，文学史上将这段佳话称为“波尔金诺之秋”。

普希金是这样描写他的创作的：我忘记了世界——在甜蜜的静谧中，

我飘然若仙，沉醉在甜蜜的幻想里，诗情在我的胸中涌动、苏醒：我胸中诗情汹涌，几乎难以抑制，它战栗着，呼求着，像在梦中一般，寻求畅快的表现，以最终一吐为快，这时一大群我早已熟悉的幻象——我的幻想的成果，纷纷向我涌来。于是脑子里文思汹涌澎湃，轻快的韵律迎着它飞奔而来，我的手不由得拿起笔，笔奔向纸，转瞬之间，一行行诗歌流淌得飞快……

记得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又一次如约来到新以故居客厅，这里堆满图书，在墙上挂有靳以大幅照片下的圆桌前坐下，飘逸的茶香里，回忆起两年前也曾在此，与靳以女儿章洁思研讨过其父小说《圣型》，听过她的意见，后写成《靳以与圣型》刊登在《夜光杯》上。不一会儿，阳光从种有鲜花与灌木丛的庭院射入，分外温暖。我想到这客厅也是巴金生前常来之处，大多是与靳以商讨创办《收获》编辑事宜，有时太晚了，也会在此便餐，留下过可贵的灵光闪现的对话和思想。前辈文坛巨匠身影仿佛还在，我能在此小坐，是多么难得的机缘。

在靳以故居客厅

卢润祥

我带去文友赠我的刊登有关靳以的若干佚作的资料，其中有小说《手车夫》，它描写以拉板车为业的劳动者名叫丙生的艰辛苦难的生活。夏天，在晒死人的太阳下拼命去干活，常常吃不饱而面有饥色，因为缺乏营养，头发都秃光了。到了冬天，晚上睡觉只盖个麻袋片！一天，因帮助一位革命者运送宣传品大量的传单而被捕，但牢狱之灾反而启发了他的觉醒而决心从此投身于革命工作。实际上小说也反映出早期靳以的革命思想。靳以出生天津，后考入复旦读书。发表于天津南开大学的一本公开刊物《南大周刊》上的这篇小说也是第一篇署名为“靳以”的小说，另外又有发表于天津南开中学公开发行的《南中周刊》上署名“章依”的小说《桂花香时》据考可能为靳以处女作。

章洁思女士最近为了纪念父亲逝世110周年，多年努力，完成了巴金生前嘱咐，《靳以日记书信集》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她取出此书签名后赠我，她说：有一位热心又喜欢父亲作品的年轻朋友也陆续搜集了父亲不少佚作赠我，其中大多为小说散文，也有诗歌，如《我期望》。它们对于了解和研究靳以的思想倾向与文学创作的历程和全貌是很有价值的。

夜完成心理协会和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抗疫音频录制任务，正如伙伴墨墨在朋友圈里所说的那样：“2020年的第一次加班，到现在，一丝困意都没有，心里是满满的满足感。和可爱的人做喜欢的事，每分每秒都在发光呀！”

愿你也时时发光，同时记得：在抗疫前线，医护人员在守护着你的身体健康；而在云端，也有专业的心理工作者们陪伴和守护着你的心理健康。无论是疫情当下，还是疫情过后的三个月、半年以及未来长长的一生中，我们都愿与你一起：向着明亮那方、共同成长。

十日谈

云上生活

责编：殷健灵



风景旧曾谙 (中国画) 万伯翱